

閒情偶寄

梅穀（赫连勃勃大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閒情偶寄

梅穀（赫连勃勃大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闲情偶尔寄/梅毅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208 - 11239 - 1

I. ①闲… II. ①梅… III. ①收藏-中国-文集
IV. ①G89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7764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黄玉婷

封面设计 陈楠

闲情偶尔寄

梅毅 (赫连勃勃大王)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1 字数 267,000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1239 - 1/I · 1096

定价 45.00 元

序 闲情快史自有人

文 华

南方，几多势利炎凉；深圳，潮涌物质欲望。

梅郎十余载载歌载舞之生涯，以津门贵胄，蹭蹬于岭南蛮荒，竟能施施然安享笔墨荣名，以“我”口写“我”心，怡然红尘俗客，不惧身名两摧，快意恣肆，游戏人生，真天地间潇洒一达人也。

一万年来谁著史，五千里外忘封侯。寥寥数年之间，梅郎凝神静气，安心著史，大有所成。其五百万字之《赫连勃勃大王历史文集》十卷，乃中国断代史泱泱巨著，几年间皆已付梓。锦心绣意，脍炙人口。

梅郎以李贽为师，大有童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如此，其看似率性纵欲，实则克己复礼。

红衣翠袖之间，回归端重。耳鬓厮磨之余，保持禅心。究

梅郎幻化为“赫连勃勃大王”之本原，不过少年不得志于时，壮怀不堪牢落，故援白乐天爱樊素、苏子瞻恋榴花之乐，效史迁著史、柳永填词之苦，借以消遣自解。

明人袁中道曾言：“常居城市，终日醺醺，既醉之后，淫念随作，水竭火炎，岂能久于世哉？”

梅郎，大隐隐于市。不好酒，不好赌，不好财，惟好远游、读书、屠钱购物与“解语花”。故其常居城市，实能修心保气，颐养纯神。

酒色局内，名利场中，往往触处生危。岁月掷人去，流光忽已晚。梅郎乾乾终日，常怀惴惴，以写作为敛抑，以读书为器藏，一等身份，一等人品，做天下一等学问，恰似高踞百尺楼头，笔蓄锋芒，墨聚志气，真有大豪杰气象。

辛卯之秋，梅郎叹息水流花谢，怅惘平路成河，顿然抖擞精神，力图描摹残春音信，展揭奇书底蕴，撩衣拍案，蓄势待发，拟为其廿年闲情做伤心透彻之语。

然大魁大奇之人，往往有痴人之举。著述之前，梅郎抛掷巨万，于广州购得清末酸枝写字台一座；再三悉心搜索，复费数万购紫檀椅靠一具，上有梅花翩翩；继之，又屠钱十数万，搜得匏器数枚。

于兹之后，梅郎始怡然释然，抚之叹曰：“可以落笔矣！”

吾侪多俗人，皆掩口而笑之曰：“杀鸡焉用牛刀，写书岂靠红木。言‘闲情’而奢侈生心，枉有屠钱之名，不知梅郎醉翁之

意何在也？”

梅郎哂然：“穷措大安知真名士！往昔宋祁学士成都锦官城内，燃臂烛，侍美姬，濡香墨，展锦笺，大修唐书，真豪士所为也！今日所为，不过踵先贤佳兴，画虎不成，反为俗夫所笑！闲情佳作，岂皆陋巷穷愁所出哉……”

壮浪之语，实饶风韵。

夫《闲情偶尔寄》者，古今未有之大奇之书，如幻海蜃楼，藻绮风云，看似风月怪谈，实则菩提暗喻；看似饮食男女之狐禅，实则天道王章之大道。如此，醍醐缠绕于豪端，须弥彰显恣肆于笔底，真因果大书也！

世人不善读《金瓶梅》，为其导淫坏俗，败坏人心；世人不善读《闲情偶尔寄》，为其夸饰铺张，动人物欲——此所谓吴道子之《地狱变相》妙图，反为酷吏罗织拷掠之借鉴也，真可发一噱。

梅郎此书看似“闲情”，实则层波迭起，妙趣相依，不可穷止。俗夫庸才读之，轩然而笑，潸然而泪，勃然而起，惑惑然不知梅郎之内里乾坤。梅郎纵横捭阖，探析入微，揭开时世花团锦簇，剖析趣人内心纠葛，笔愈敛而文愈危，终能潜入大千世界生生死死之苦海之中，满掬百颗明珠在握，一线贯通，以如椽巨笔消魔扫障，真如天际神龙，令人大发风云不测之慨叹。

梅郎才高神朗，洞鉴细微，故能细针密线，娓娓道来，于粉腻香浓之中洞悉怜悯畏惧，于雪月风花中彻悟哀声呜咽，于酒色

财气中觉察冷落萧条。

达人心有大慧，故能悲财，悲色，悲命。

梅郎胸中自有十万卷书，有数十年之阅历，故能写“闲情”于幽深之处，引归于正，抽换板片，援情入性，指点迷津。

吾辈读之，恍然大悟之余，方理会繁华处之晦暗，恍悟热闹处之空濛，体会热火泼油处之寂寞凋零。

潜地雷霆，浮华韶光。梅花独放，莲叶落空。

梅郎真健者，下笔如有神，参悟方学道，谱成几迭清商；吾辈本凡人，读书似参禅，零落始知空，洒落满襟笑泪。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是为序。

壬辰岁首于深圳羊台山下百钹斋

目 录

序 闲情快史自有人 / 文 华	001
第一章 最爱酸枝沉郁红	00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002
又轮回，重新爱上老红木	013
肇庆白石村，重续红木缘	019
再回首，往事已如梦	025
老红木，心醉亦神迷	035
梦里依稀美人床	041
在“吃药”中成长	048
明清神韵致“惑溺”	059
第二章 碧芽润紫玉	065
闽中初入品茶道	066
茶里乾坤大	080
草芽贵过金	100

品饮贵适意·····	112
持壶观书话梅翁·····	120
碧芽何须托紫玉·····	127
水涨船高诱物欲·····	136
 第三章 掌上旋日月 时光欲倒流·····	 145
纵使深山更深处·····	148
岁月养来琥珀光·····	166
核桃配对也疯狂·····	176
文玩核桃术语·····	183
 第四章 丹青滋味长·····	 185
南宗北宗皆是空·····	188
偶随流水到花边·····	196
造化古人皆吾师·····	212
从来绘而优则鉴·····	221
 第五章 虫子“害”人·····	 243
玉罐金笼喂养频·····	244
鸣虫声声一庭秋·····	256
碧体金声大肚容·····	263
紫润坚厚话名匏·····	276

天籁声声蕴雅韵·····	285
伴我云云万里身·····	300
薤上之露何易晞·····	317
 第六章 那芬芳的岁月·····	 329
紫烟一气凌碧霄·····	331
金蟾啮锁一寸灰·····	350
此香销魂价更昂·····	366
 第七章 指尖拈来醉如痴·····	 373
方寸之间藏大千·····	381
盘玩摩挲色愈润·····	392
姑苏迢迢探宝物·····	401
望峰息心叹精工·····	412

第一章 最爱酸枝沉郁红

人，到了萨特所谓的“理智之年”，也就是步入中年，肉欲趋低，物欲增生，开始格外对老东西感兴趣。瓷器文玩以外，似我等文学中年，特别是对于紫檀、黄花梨以及大红酸枝这些老红木类的物事，尤其青睐入眼。这些东西呢，说起来，我自幼就不陌生。毕竟，从前天津家里祖上也曾“阔”过，脑海里很是留存了一些童年的记忆。

在这个电视上天天开鉴宝大会的古董热潮年代，编故事，似乎谁都会，而且个个在行，尤其籍贯为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人，反正跑到深圳这个地方，天高乡亲远，乃编造身世最佳的地点。随便赶上个人多的饭局、茶聚啥的，个个口放厥词，铺垫准确，拿捏得当，故事会一样忙不迭地追忆先辈祖上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流水华年。

抚摩着日渐发福的中产阶级肚子，反刍着刚刚嚼烂不久的鱼虾，哥们儿、姐们儿无不口吐莲花，数落家珍——桥段，倒没什么特别新鲜的，无外乎家里从前都特拽特阔特无奈，无外乎八国联军、革命党、“柿油党”、日本人、国民党、“文革”造反派或者是“四人帮”——凡此种种，无不被编故事者称为虚拟祖上大屋内各种老古董老古玩丢失残毁的罪魁祸首。

其实，倒不用过多编细节故事，反正几十年中军阀内战、日本入侵，连绵战乱，加上破“四旧”，各类人等抢杀砸烧，结局吗，自然使得诸位故事大王东西南北“大宅院”内各种珍玩全部丧失。

最后呢，看着电视中马未都等鉴宝类古董评点摩挲着那些价值连城、光彩无限的老瓷器、老玉器、老木器，讲故事人肯定会有一声沉重带泪的湿润叹惋：“唉，我们家从前那些珍玩，比电视上的东西好多了，假如留到今天……”

诸如此类，喷薄欲出的泪花都溅湿了词语。那些子虚乌有的祖上“宅院”和无数消失在岁月洪流中的“宝物”，其实背后都是虚拟的吹牛逼和身份焦虑症的碎屑……

我呢，在种种饭局或者茶聚本来应该当仁不让。作为天津人，嘴皮子肯定很溜，很能说很能侃，编故事讲曲艺咱在行啊。说句实话，没点儿卫嘴子的底蕴，还真上不了“百家讲坛”。

而当我本人，梅毅，著名的“赫连勃勃大王”，追忆祖上“荣光”的时候，无须杜撰，还真能言之凿凿，水分很少。毕竟，我们天津梅氏先辈家世，赫赫煌煌，确实还有真的历史依托和编排依据所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天津梅家，毕竟是个大家族。真要追根溯源，可以往上捋到明朝开国之时，一直可以捋到朱元璋女婿梅殷。

熟悉明史的看官肯定清楚，明太祖朱元璋有 14 个女婿，其中梅殷最为老成忠信，深为老皇帝所喜。故而朱元璋临终托孤，嘱托梅殷好好照顾皇太孙朱允炆，也就是日后的建文帝。朱元璋死后，他那阴险沉猜的第四子朱棣肆行篡夺，发兵攻打侄子建文帝。梅殷作为朱元璋托孤之臣，始终对正统继位的建文帝忠心不贰。朱棣攻入南京后，赶走亲侄朱允炆，大肆屠杀侄子手下诸大臣。他自立为帝之后，暗恨这位一直不合作的妹夫，便瞅个机会派锦衣卫军官把梅殷推入护城河溺死。

梅殷妻子宁国公主恨极，毕竟朱棣是自己亲哥哥，她上朝哭闹不已，很有民间戏曲演义中公主撒泼的戏肉成分。朱棣内疚，杀谁剐谁不好把亲妹夫也弄死，摇身一变就装好人，下令处决害死梅殷的锦衣卫军官，追封追谥这位先前不合作的二妹夫。而后，朱棣颁诏，以梅殷长子梅顺昌为中军都督府佥事，次子梅景福为旗守卫指挥使。

天津梅氏第一世梅满儿，应该就是梅景福后人。不过，我毕竟仔细精研过明朝历史，对于《天津新县志》中有关天津梅氏起源大起疑窦，因为此书所写梅满儿之名由朱元璋所赐，从逻辑上讲对不上号，年代有阙。但无论如何，津门梅家追远到大明驸马梅殷，应该还不属于特出格的乱认祖宗。

在整个大明一朝，我们老梅家十二世均在天津世袭指挥使，可谓“世受国恩”。鉴于先辈梅殷血传正直，天津梅氏一直行止无亏，到了第十二世卫指挥使梅应武，孝悌恭谨，家悬“孝友克

全”大匾，很受时人敬重。梅应武有个四弟梅应卜，平生乐善好施，曾捐建“草厂庵”为城内施赈之所，广施赈济，善名四播。入清之后，“草厂庵”被梅家扩建为“观音大士禅林”，一度成为天津城东南有名的寺院，香火极盛。

明亡清兴，作为大明亲裔的老梅家自然也退出政治舞台，由武入文。诗书传家，代有才人。清末有梅宝璐(1816—1891)，字“小树”，号“罗浮梦隐”，我们这位梅家先祖曾组建“梅花诗社”，其诗意境雄浑，凛冽清隽，我最爱他那副脍炙人口的天津鼓楼抱柱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

清末乱局之中，我们老梅家“草厂庵”红红火火，直隶总督袁世凯在此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北洋实业”由此策源；辛亥革命枪声阵阵，“草厂庵”成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天津反清之火在此燎原；“五四”运动期间，美男子周恩来和奇女子邓颖超等青年，又在“草厂庵”成立“觉悟社”，李大钊曾受邀到此演讲——可见，我们梅家善地，不仅仅是积善人家庆有余的福善之地，也曾经是让人神飞魂驰的近现代革命精英聚集场所。思前想后，很让我这位天津梅氏后人大起夸耀之心……

而讲起我梅氏本家爷爷呢，似乎生于末世运偏消，运偏消。君子之泽，数世而斩，他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风光事迹。我爷爷年青时，乃天津本地一风流浪子，南市一带销金窟的常客。据我奶奶、我父亲等长辈回忆，这位梅爷爷吃喝嫖赌样样在行，还曾

在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抓进监狱，抓进监狱啊……可惜不是因为亲共反美搞革命送情报啥的，而是因为吸大烟吸白粉被国民政府抓进去强制戒毒。

遥想我家爷爷当年，风流倜傥，雄姿英发，长得一团堂堂好相貌，写得一手翩翩好书法，河东河西，也曾有过祖上传下的十几座宅院和一个棉花厂。福兮祸兮，临解放前，他在短短几年之中任意挥霍，大把大把银子流水般涌入妓院、食肆和大烟馆，宅子厂子全变现还赌债。然后，老帅哥在 49 年秋天因“积劳成疾”，年仅 41 岁就一命呜呼，驾鹤西归，留下我奶奶和她 3 个儿子 1 个女儿。

福兮祸兮，梅爷爷一死，留下孤儿寡母母子几个人日子难熬了好长一阵子，但解放后我们这个梅家的成分就属于“城市贫民”了。在一次又一次运动中，一家人平平安安，包括我父亲和两个叔叔自小属于“根红苗正”的一代，上大学、找工作样样顺利，个个混得人五人六，几十年下来平平安安。

追忆了天津我们梅家那么多事情，言归正传，肯定有人不耐烦之余开始要不依不饶地追问：忆甜思苦从明到清，这和你梅毅梅大王要讲的老红木家具具有甚关联呢？

当然有了！看至此处，马上会有世故、善解人意的看官粲然解颐——您梅爷没有这么牛逼的家世，没有老一辈子阔过的铺垫，哪里有紫檀、黄花梨等老红木家具可说呢！

还真是！

那么，在我小的时候，家里到底有过什么能拿来说事儿的老家具呢？

还真不多！不过剩下一个紫檀被阁，一座紫檀大穿衣镜，一个盒式紫檀梳妆镜盒，以及两只黄花梨扶手圈椅和配套的茶几一个……

紫檀被阁，大概南方人不太清楚这种东西，这是北方大户人家放在床上安置被子的器物，是一种四扇门柜子，有的古董图录书上又称为“炕柜”。不过，我看图录上各种炕柜介绍，似乎都是80厘米到90厘米高，没有超过1米的。我们家里的紫檀炕柜，肯定有120厘米到140厘米那么高。虽然童年记忆总会有某些歪曲放大，可是依据我当时的个头比量，肯定应该有那样的高度。

紫檀被阁四扇柜门上面，有任伯年真迹花鸟，刚健清新，形状极似而还有些变形的意味。小时候，我对这个被阁的材料质地从来没有任何认识，也没有任何兴趣，就是对四扇屏发黄纸页上的工笔鸟儿印象无比深刻。

30多年过去，我闭上眼睛，还能清晰看到那几只鲜活欲飞的红喙翠鸟，似乎它们还能从岁月迷雾中一鸣冲天，展翅飞入我迷离恍惚的童年时代……

这件今天价值不菲的被阁，当时可是我画小人和雕刻的对象。偏受祖母疼爱的我，总喜欢在冬日暖洋洋的午后，用铅笔乱画，时不时拿着修铅笔的小刀在那巨大而坚硬的被阁上面刻划。

紫檀性坚，儿童腕力柔弱，每次只留下浅浅的几乎看不见的印痕。大家闺秀出身的祖母，从来只是笑着呵斥我一下，或者仅仅装出要打的样子，从来没有阻止我破坏那件“文物”的意思。至今思之，在革命时代，家里能留下这样的物件，诚属不易。

这件紫檀被阁，至今还在我二伯家，不过那四扇屏的任伯年花鸟画不见了，代之乃四幅 80 年代的批量印刷的关羽年画，赤兔马，偃月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最后一幅吗，乃走麦城之关公，惶急失落，似乎要逃入紫檀被阁的深处——显然，任伯年花鸟画，肯定是被我两个堂弟中的一个在他们爱听评书的中学时代某个时期撕换掉的……

至于紧靠墙壁的那只紫檀大穿衣镜，现在回忆，应该是民国时期产品。木料粗大，只有玉香线纹饰，除此没有什么精细的雕花和装饰，似乎过于实用、简洁。最可爱的，当属那块厚厚的玻璃砖镜子，虽然岁月使得镜面有几处磨侵的锈蚀，但站在这块大穿衣镜前人从来不变形。从我叔叔那辈起，一直到我哥哥、我以及我的堂弟、表弟，一直到我子侄辈，这块大穿衣镜应该见证了大概三代人以上的青春期时代爱臭美的自我照镜。

穿衣镜非常非常重，记得我快上中学的时候，为了空出足够的场地让一个心仪的姑娘在我们家里排练舞蹈《我是公社小社员》，我叫了两个男同学帮忙把穿衣镜搬到墙角。结果，三个距青春期还有些距离的准汉子，费尽气力才勉强挪动一两米远，一个手软，大穿衣镜差点撞向墙壁，幸亏一个叫李贵友的同学有黄